

當代中國大寫意

內幕卷

文壇大腕狀摹人生
一部鮮活的野史
悲喜交織色彩紛呈
一幅感人的長卷

大型紀實文學系列叢書
杜卫东 主編
雲南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大写意
内幕卷

(滇) 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刘存沛 张 维

封面设计：王虎鸣

当代中国大写意·内幕卷

杜卫东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1.5 字数：520 千字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2-01483-7/I·370

本册定价：17.00 元 全套定价：98.00 元

历史不应该是谜的渊源 揭开落满尘埃的沉重幕布,我们看到的将是:血与火的洗礼,爱与恨的交织……

内 幕 卷

目 次

-
- 1 中国 70 年代政局备忘录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还有江青、
张春桥、王洪文 彭 程 王 芳 1
 - 2 震惊世界的尼克松访华 陈敦德 73
 - 3 我在林彪家的最后时日
..... 邢杰 胡存廉 孙建宁 109
 - 4 彭德怀被绑架前后 谢柳青 159
 - 5 天哭、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 权延赤 196
 - 6 样板戏启示录 许 晨 236
 - 7 中苏之战：珍宝岛战争秘闻 杜卫东 329
 - 8 三峡工程议案是怎样通过的
——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的日记 黄济人 381
 - 9 火·冰山·鸽子和牧歌
——西藏和平解放始末 崇文玉 吴 夫 501
 - 10 华国峰主持的五届人大
——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的日记 邢 卓 575
 - 11 历史的真相
——1967 年 1 月上海纪实 李 逊 625

中国 70 年代政局备忘录

——毛泽东、周恩来、
邓小平,还有江青、
张春桥、王洪文……

彭 程 王 芳

1971 年 9 月 13 日北京时间 2 时 30 分,中国空军中央专机师 256 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东北 60 公里处有操纵地迫降失去平衡而坠毁。乘坐这架飞机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和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葬身异国荒原。以“9.13”为界碑,中国“文化大革命”10 年内乱进入了第 2 个 5 年。中国政局出现了新的变化……

历史有迷雾,历史也容易被遗忘。我们总是从过去走来。历史应该透明。它会告诉后人许多许多。

1

毛泽东的衰老似乎是随着林彪事件的发生而突然发生的。副统帅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毛泽东第 1 次公开露面是 1971 年 10 月接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

电影银幕上出现了毛泽东与塞拉西皇帝握手的镜头。毛主席老多了！

许多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一个浅显的真理：人不可能永远满面红光、神采奕奕。也才真正相信了这个传说：伍子胥一夜愁白了头。

林彪事件使全中国目瞪口呆。不过，要说林彪事件造成的精神上的最沉重打击的，恐怕莫过于毛泽东。在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之余，毛泽东觉察到对有些人、有些事要重新认识。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高级干部。

毛泽东说：

“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

周恩来说：

“武汉检讨还没写出来。”

叶剑英走进来。

毛泽东换话题，面朝叶剑英，说：

“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老师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好多年才搞清楚。”

周恩来插话，讲“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事。

“那是树他自己。”毛泽东说。

“李作鹏搞了一个讲话更厉害了，简直说得不像话了。”周恩来说。

“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这一些人不能回家抬不起头来。8届12中全会，陈毅把污水尽往自己身上刷。我说，你不要讲了。”

当时，毛泽东是认为有一个“五·一六”极左组织的。

周恩来接过话：

“万人大会斗陈毅，外事口的一些外国专家也参加了，当时搞不清楚。斗完还要把陈毅抓走，大会堂的服务员不让抓走。问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抓？服务员说主席叫保我们就保。”

万人大会斗陈毅，周恩来很愤怒。当时他曾愤怒地说，如果要抓走陈毅，就让汽车从他身上开过去。

毛泽东说：

“斗他的时候，向前向后三鞠躬。上汽车后又推翻了，又不承认了，说是你们逼我讲的。”

毛泽东显然不是批评陈毅。陈毅的幽默是有名的。此时，这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共和国元帅正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的病床上。他患了直肠癌。53天后，他与世长辞。

“杨勇是怎么回事？”毛泽东问。

“当时我也不清楚。”叶剑英答道。

“廖汉生是与贺龙有关系。就是贺龙，主席当时也不同意这样搞。”周恩来说。

“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后又不承认。”毛泽东说。

可以看得出，林彪的垮台促使毛泽东对“二月逆流”以及陈毅、杨勇、廖汉生等人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继续他的谈话：

“你们如果有时间，鲁迅有一本书是值得看看的。《准风月谈》的后记里，有曹聚仁写的一篇《文艺座谈会遥领记》。曾今可

要开文艺座谈会，请了曹聚仁没去，报上登出来，他成了发起人。曹就问龙梭生，那天的会是怎么开的？龙说：就是吃点心，喝喝茶。曹聚仁说：‘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啦！’这件事，可见那时斗争的复杂。现在，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我看不一定。今天你们吃了我的茶，就是我的人吗？不一定。总理、康老都喝过他们的茶嘛！吃了他的茶，就是他的人，不要党，不要中央了吗？”

毛泽东的讲话常常引用典故、历史故事，也喜欢运用鲁迅等现代作家的作品，比如《阿Q正传》，就是他经常讲到的。毛泽东对鲁迅评价极高。

“《我的一点意见》写好后，第2天早晨总理、康老去找林彪。林看了后，说同意了。《我的一点意见》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有人说，我不当主席，老百姓通不过。我说：我不当主席有十几年了嘛。”

建国前夕，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建国后，1954年8月召开的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50年代末，毛泽东曾设想自己退居二线。根据他的意见，1959年4月召开的2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说：

“我这个人，同你们吹一吹是可以的，要我当国家主席，天天去迎接外宾，迎来送往，什么国书啊，那一套，无非是催我见上帝。”

叶剑英插话：

“主席很忙，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写出来。”

“和大家吹一吹就是了。”

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向叶剑英：

“那些人整叶剑英的黑材料，我都看过。他们是步步升级，先是炮轰，后是打倒。后来他们看形势打不倒了，也就不打了。‘红总’并不都是‘五·一六’。整理的黑材料中有一条是国民党报上的消息，说红军长征了，叶在江西投降敌人。他是跟着长征了嘛，你们这些老同志都是长征的，哪有那个事呢？”

成都地区座谈会后不到两个月，陈毅去世，毛泽东非常难过。他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当时，工作人员没来得及做必要的安排，毛泽东就穿着睡衣乘车去了八宝山。

毛泽东见到张茜，显得很激动，紧紧地握着张茜的手。

毛泽东对张茜说：

“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做了结论嘛。他跟项英不同。新四军9千人在皖南搞垮了。当然罗，后来又发展到9万人。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陈毅同志是能团结人的。”

这是毛泽东对陈毅的“盖棺定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陈毅挨斗，“九大”被允许进了中央委员会，不过是作为“右的代表”。林彪垮台，他不顾重病在身，举杯庆祝。但压在心里的石头并没全部搬走。在他弥留之际，叶剑英去看他。叶俯身在他耳边一字一句地告诉他：主席为“二月逆流”平反了。叶所说的就是成都地区座谈会上毛泽东关于“二月逆流”的那段谈话。

“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毛泽东握着朱德的手说。

这是 1973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

就座以后，毛泽东又说：“朱毛啊！你是猪（朱），我是猪（朱）身上的毛啊！”

朱德有些激动。

毛泽东说：

“我看对贺龙同志是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要保护他呢。”

贺龙在 4 年半前被整死了。毛泽东确实曾想保护这面二方面军的“旗帜”，但不久便放弃了这个主意。周恩来曾全力保护过，可惜力不能及。

“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毛泽东说。

“一枝小手枪，后来交了。”周恩来说。

“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

这里，毛泽东在为朱德恢复名誉，为贺龙、杨、余、傅平了反。至于不赞成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的邓小平，这时已经复出，是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毛泽东说了 3 个“自我批评”，其中有一个是用英语讲的。

批评与 self-criticism 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不过，诚恳的 self-criticism 仍然是难得的。对晚年的毛泽东来说，也许尤其如此。

但是，毛泽东这次的自我批评是真心实意的。

2

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间是 1972 年 6 月 28 日。

谈话正在进行，气氛轻松愉快。

“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毛泽东对客人说。

“头子在班房里头。”周恩来紧跟着解释了一句。

“那些年轻人是受骗的。”毛泽东说。

“我听说了一点。”班夫人点头。

“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就是 all-sided civil war……现在好多了。”毛泽东在学习英语，有时谈话喜欢用几个英语单词。

“就是自己人之间打内战吗？”班夫人对“全面内战”的含义不大清楚。

“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 100 万枝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

军队各支一派，动枪动炮，这在它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但毛泽东在谈到这种“全面内战”时似乎并不以为然。

“名义是抢枪，实际是送枪。”周恩来说。

毛泽东指着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说：

“外交部，她们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为什么？”班夫人不解。

“被那些‘左’派夺了权。1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等到翻译把这段话译出，毛泽东又接着说：

“没有多少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

班夫人点头，她知道中国的林彪出了事。

“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目的是想见上帝。”毛泽东微笑着说。

“见上帝？”

“是啊，摔下来了，见上帝去了。”毛泽东依然微笑。

“噢，我明白了！”班夫人恍然大悟。

在座的人都笑了。

“后来怎么样了？我不大清楚。飞机掉下来了，还是过到苏联去了？”班夫人继续问。

“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要摔。”毛泽东说。

应当注意到，毛泽东和班夫人谈话中否定了“左”派们，他把这些“左”派与林彪归到一起了。

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是中国的老朋友。会谈在继续进行……

3

1973年，在被打倒了7个春秋后，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又一次发生重大转折。这年2月，他携家人离开江西南昌——他们一

家在那里度过了3年半的监护生活，乘火车回到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

北京的冬天是寒冷的，阳历2月还没有解冻。

3月7日，邓小平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解放”邓小平，是毛泽东的决定。

林彪事件后，邓小平曾两次写信给毛泽东。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针对邓小平同年8月3日的来信做了如下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其实，用不着毛泽东讲多少遍，只要做出决断，是一句话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在那个非常年代，毛泽东有足够的权威决定他周围的高级领导人的政治前途。这段不足200字的批语对邓小

平做出了肯定的评价，尽管这种肯定是以邓所谓“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为前提，而且实在说还远远说不上是充分的肯定，但它毕竟“解放”了这位 68 岁的党的前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二号走资派”。

这是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做出的一项重要决断。

1973 年 4 月 12 日，邓小平复出后第 1 次在重要场合公开露面。这一天，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招待会。中国领导人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

宴会尚未正式开始，赴宴者还未各就其位。人们正在等待着笑容可掬的西哈努克亲王入座。这时，邓小平出现了。应邀前来参加宴会的匈牙利人巴拉奇·代内什注视着眼前发生的戏剧性场面。他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特有的敏锐目光，迅速把这重要的镜头摄入大脑。14 年后，他的《邓小平》一书问世（中文版由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出版），书中有如下描述：

“他（指邓小平——引者注）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七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

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却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是的，“这一边”的曾被打翻在地的“中国二号走资派”和“那一边”的“文化大革命”的英雄们，此时此刻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巴拉奇·代内什没有过深地猜测。也许，在这样一个高雅隆重的场合，谁都不会失态地死死盯着对方估量对方——邓小平一定泰然自若，他没有去想今后可能遇到的新的麻烦；即使他预感到复出以后新的较量不可避免，即使他知道自己不平坦的政治生涯还要增加一段新的曲折，他也不会胆怯和失措的。他是“钢铁公司”。

在恢复组织生活5个月后，邓小平进入中央委员会。他是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的。从“二号走资派”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委员，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转折，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事情仍未到此为止，毛泽东还要委以邓小平更重大的责任。

这一年的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兼会客室进行。

看上去毛泽东很虚弱。1年前，他曾患心肌梗塞，一度垂危。

经全力救治，终未发生不幸。不过，这次重病后，他的身体始终未完全恢复。

政治局委员们用心地聆听毛泽东的发言。对他们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是来参加党的会议，不如说是来接受长者的训导和教诲。

毛泽东批评政治局和军委。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

早在这年初，毛泽东就曾批评“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

毛泽东说：“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接着，毛泽东又换了一个话题：

“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他面朝叶剑英：

“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于是，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便一齐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从9届2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已不只一次地在开会或接见下级时，让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希望全党步调一致，首先是政治局要一致。其实，在那个动乱时期，不要说全党步调一致，政治局的步调就难以一致，尽管在毛泽东面前一齐唱唱歌。仅仅是歌词一致而已。